



日记两则

□ 王正（电机系电4班）



近日翻看日记本，竟有许多日记和母校以及大学同学有关。今摘选两篇，算是向八四级同仁问个好。

晚上喝酒吧

人的情绪有紧张、好坏之分，引发的因素有遗传，也有天体运行的影响、以及环境和身体状况好坏等等。

这几天我就感觉较累——自认为能让我喊累的当属心之累，而身体的劳累已经皮实了。前天晚上11点躺到床上沉默了半个小时，后来忍不住给同学发了条短信：有点累。

同学马上回来电话，言语间足见他的慌乱和紧张，匆匆扔下一句话：“你等着，我马上赶来！”

我也赶紧打电话告诉他原因——身体的不适、工作的不顺利和对一些人事的看不顺眼造成的，向他发短信就是找个倾诉的对象而已，睡一觉就会好了的。总之，一条短信导致了十几分钟的解释。最后同学答应我不来了，而当我放下手机时，便感觉自己走出了低谷，恢复了乐观向上的心态。

同学自己开公司，临近年终非常繁忙，最近见面总感觉他没有睡够，眼球红红的，一脸疲惫。他的家离我的住处有40多分钟的车程，儿子不到两周岁，一起喝酒时偶尔会调侃说：“看着你们这帮哥们，才感觉到生活的意义。”但我知道同学的生活态度非常积极。我们相识在1984年的夏天，相知在清华园，随着岁月流逝，我们的友情就像陈年的美酒，香醇有溢，绵绵无穷。我们能相交二十多年，不仅仅基于同学关系，更重要的是同属比较负责任、正直开朗、并且与人为善之族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他发来短信：“没事了吧！”

我回复：“晚上喝酒吧！”

（写于2002年12月16日）

行者有疆

5月的北国午夜我来了。来到了这个300年前就存在的园子。

夜的星空和星空的夜与我同在。眼角的泪和沉默的心有关吗？它也许是因欢喜而流、快乐而溢啊！

长久仰望静谧的夜空，环顾肃穆的夜色，我像一个独自走进森林的行者。是的，行者是有度的，他那敏感的心已被平和包裹；他前进，不停地前进，永远在路上。在路上，多么动听的词啊。森林是驿站吗？北国午夜的园子能让他思索吗？

再次亲近园子已过了17年。行者努力寻找着曾经的熟悉，庭阁的影子是熟悉的，那风动叶抖的声响是熟悉的。深吸着园子的气息，还是那样清新，那样丰沛。可是感觉不到流动，那是默默的气息。好像说：为了不影响你思索啊。

好吧，行者要思索了。默默的气息啊，请你暗示星空、夜色、庭阁和沉睡中偶尔翻身的树叶，敬请诸位休息一会。行者的思索是难得的，因为需要发烫的心来提供勇气，需要激荡的肝脑来产生火花，需要快速流动的血液来吞吐万象。

就在昨日，行者在离园子三千公里外的南国一隅，读到顾城12岁写的一组诗句：“树枝想去撕裂天空，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，他透出了天外的光亮，人们把它叫做月亮和星星。”

顿时，行者感到无比亲切。这光亮，应该纯洁无暇，丝丝寒意中孕育着温馨；这光亮，惟有午夜北国园子上方的星空才能洒落。亦惟有这样的光亮，才能渗透出一个“湛”字，才会有了水木湛清华。

那年行者逃跑似的离开园子，今夜竟轮回般地回来追逐光明。

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默念起顾城的另一组诗句，随着飘逸起来的亮光，行者在园子里急促地走动。走啊走，寻啊寻，一号楼、新斋、图书馆、大礼堂、荷花池、工字厅、近春园……可记忆里全是无奈的呼喊。

那光亮还在前面飘荡。不，它定格了。光亮下的那个黑影是什么？是纪念碑。快看，快看，从中飞舞出了十个字的精灵。它们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灼伤了草木，也灼伤了行者的双目。

看到了吗，发烫的心冒出了热气，激荡的肝脑栩栩生辉，而流动的血液已成翻江之势。行者面红耳赤，血脉贲张，谁的灵魂来附体啊？不是灵魂，是飞舞的字的精灵：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

这次行者真的哭了：近40岁了，才隐隐知道了光明的意义；有了光明，可以静心养性了，平和的心灵种子定能冲破沉默的土壤，健康成长。☑

（写于2006年5月8日回母校工作当天）